經濟與社會發展—婦女議題

●劉毓秀／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全球化的趨勢席捲整個世界，凸顯當今女性問題的整體面貌。不僅僅是女性問題而已，這些問題還涉及到全球性的結構。過年前我到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那是一個處在台灣群山峻嶺之中的小部落，我到那邊演講的主題是：「照顧福利服務制度的建立。」地利村是一個原住民部落，針對小孩子的照顧問題，我詢問當地的居民是否需要國家托育這樣的福利措施嗎？學齡前的小孩子或是小孩上小學，在他們下午下課之後，國家需要提供他們托育的福利措施嗎？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是因爲在那麼鄉下的地方，我想知道這些原住民的小孩下課之後都在做什麼事？我記得我小的時候，下了課就在田野裡面跑，因爲田裡在不同的季節都有種蘿蔔、油菜花等，還有苜蓿可用來做飛天草，等到冬天時，就用犁來翻土。我們小時候就在田裡面玩捉迷藏，只要躺在花叢中別人就看不到，等到要回家時全身沾滿泥巴，然後被大人罵這樣子。因此我常常想著，過去那種童年生活的方式很好，在那種模式下的童年，小孩不太容易有什麼問題產生，也因爲跟親戚長輩們住得很近，年齡相近的小孩平常都有來往，比起現在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但是地利村的人跟我說，小孩子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看電視，地利村的居民也沒有什麼收入，他們看到的電視節目跟我們都一樣，但是現在社會上很強調與講究網路的使用，外界拚命贈送他們電腦。我的意思是說，由這些事情的背後，凸顯整個社會如何塑造出你的慾望，或是塑造什麼樣的生活及架構，這已經是全球化的趨勢。接下來小孩要如何成長？每一個家庭一方面關心的不只是小孩如何成長，還包括每個人如何過每一天，很多老人退休之後，在家裡都不知要做什麼，特別是現在多數人可活到八十歲以上。按照平均餘命的觀念來看，一般人如果活到六十五歲，不管男女平均還會再活二十二年左右，大多會活到八十歲。因此如何讓每一天都能夠好好過日子，甚至在老人失能之後，能得到很好的照顧，還有包括食宿的費用從哪裡來等，都是非常大的問題。

人之爲人，在人的身心運作上，人腦是一個記憶的機器。我們從小接觸到什麼，然後慢慢將這些資訊納入腦部裡，然後腦部內整個記憶會發揮到身體其他功能的運作，包括人的七情六慾及抽象思考等，這整個面向是一點一滴被建構起來。但是，這個被建構的過程中有一個麻煩，我們的人腦是靠整個大語言、文化架構，一點一滴的建立起來。現在對於這類議題的研究，已經有很仔細的研究成果。譬如對母親與小孩二十四小時相處的攝影中，研究小孩肢體、表情、語言與照顧者之相關性，那是一點一滴慢慢學習而來的。如果

一個人的腦部功能開始解體，例如一個人精神分裂，我們會發現這個人不會好好大小便，不用說其他的功能，甚至不會好好使用他的肢體。因此，人所有這些行爲，都是我們用細緻的方式逐步把他建構起來的。

那麼我們如何把外來的語言、所看到的事物、甚至所聽到的聲音，納入人整個身心機制裡面？這是剛才提到關於教育小孩的問題。我們常發現很多家庭，尤其是弱勢家庭，包括地利村的原住民，他們教育小孩的方式，我們稱之爲「電視育兒」、「網路托育」，父母把小孩放在什麼地方，小孩子就不會吵鬧？—— 我們發覺把小孩子丟在電視機前面，小孩子自然不會吵鬧。電視基本上是一個機器，它是激發、吸引你的注意力，並製造某些慾望，然後讓你離不開電視。我們發現社會上有相當高的比例，是按照這種生長模式養大的小孩。我有一個朋友對他小孩，國小二年級小朋友，一直看電視的行爲感到緊張，父母叫小孩去寫，小孩也不去，然後當父母把電視機關掉後，小孩子就開始哭鬧，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現狀。我們也會看到，譬如說廣告節目一出來，學步的幼兒就會不知不覺地往電視機前走過去，這些螢光幕內的東西，其實都不是客觀的，是被設計而成的。譬如大家都知道日系的底片比較冷色系，這是日本人獨特審美觀的緣故，使它呈現出來的畫面，背後含有某些東西，會激起你的價值觀、慾望，讓你覺得自在、舒服、高興等等，這是爲什麼電視可以讓你願意坐在那裡而無法離開的原因。

如果我們的小孩是按照這種生活模式而被養大的話，特別是這幾年以來，電視新聞大量使用暴力、血腥、煽情的畫面來提升電視的收視率，經常出現的畫面包括有被害家屬的哭天喊地、哀痛欲絕的哭喊、跳樓現場的尖叫等等，我們常常把小孩放在旁邊一起觀看這類的畫面。在一個正常的人生情境裡，我們有多少時間會去聽到那種快被殺死的恐懼尖叫，或者是整個世界都碎掉的絕望哭喊，這種機會真的很少。大家都知道這種環境底下成長的小孩，以後他的情緒思考等會受到很大的傷害。這也是爲何許多從小受虐或受暴的小孩，爲什麼需要去做心理治療等等。有一天我跟一群媒體人談到這個現象，有一位資深的媒體人就說，國中男生很愛看蘋果日報。這位媒體人還特別提到，蘋果日報用來吸引讀者的注目，不外乎是裸體、屍體等，這些東西可以營造某種情境，吸引更多讀者購買。這種情況如同我們去逛百貨公司，百貨公司所營造的情境就讓你想要購買，包括周圍播放的音樂，整個佈置、燈光、擺設等，都是在鼓動某種購買的情境。

我記得聯合報上有刊載過一篇報導，一位英國十七歲的少年到羅馬去購物，結果刷卡花了七十四萬台幣。簡單來講，這種購物狂的特徵就是不能克制，我們整個生活情境背後有一隻黑手在操作，這隻黑手來自於有人要賺你的錢，然後動用必要的機制讓你上勾。一般而言，購物狂較早時期是女性比較嚴重，可是因爲這個力量越來越大，後來也影響到男性，出現嚴重化的趨勢。一般我看到的調查多是針對女性，問題是有關讓你很興奮的事情，譬如性行爲高潮、跟熱戀中的愛人見面等等，那是幾年前的調查，不過已經發現對很多女性來說，最令她們興奮的是購物。

總而言之，我們已經被一個全球性的吸錢管道所包圍，這個管道的背後是一個跨國性的企業、資本，表現出一個鉅大資本、產品、慾望快速無國界流動的狀況。小孩要在傳統的社會裡慢慢長大，我們很講究要胎教，爲什麼講究胎教？因爲小孩的身心包括情感、腦子的成長，不是出生後才成長，而是在媽媽肚子裡已經開始。小孩在媽媽的肚子裡已經有聽覺，所以小孩出來大概會對媽媽很有反應，因爲聽慣了媽媽的聲音，那個媽媽如果常焦躁不安等等，小孩易受影響。我們連胎教都要注重，更何況以後的發展。由於小孩是用他所接觸到的所有東西，慢慢地去建構其有意義的世界，包括如何去看待這個世界、如何有七情六慾、如何處理七情六慾，這是慢慢被建講起來的。

但是這裡面存在一個麻煩，這些被儲存在我們腦部機器裡面的東西，不是讓我們滿足所知道的實體，而是它的痕跡，譬如你用很強烈的方式，用多媒體來激發這些影像、聲音，然後被輸入，同樣也有塑造人格的作用。今天你們看到眾多的報導知道，兒童、青少年、邊緣人格者等常常看什麼樣的影片，就會對他們的行爲產生某種的影響。很多維護言論自由的人會說，實際的情況不能那樣說，「有問題的人」看到不良的影片才會對他們的行爲造成不良的影響。問題是什麼叫做「有問題的人」？有問題的人與沒有問題的人之間有沒有絕對的界線？是不是可以慢慢被挪移？還有心靈結構尚未成長完成的人要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對於如何教養小孩，如何讓他好好成長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分子精神醫學（Molecular Psychiatry）學術刊物千禧年論文選中其中一篇，你們把它譯出來就知道問題在哪裡了，在高度工業化的情境裡面，許多事務已經不是慢慢被建構起來，而是人類去發展那個科技，以至於科技在人類的文化裡面慢慢被建構起來。所以不僅是紐約的央格魯塞克遜白種人受影響，在地利村的原住民也一樣受到影響。這樣一個情境跟什麼東西會有一個evolutionary mismatch，evolutionary 是演化的意思，由於演化的時間不是一天兩天、不是一年兩年，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幾十萬年、幾億年這樣算。物種透過演化過程，才演化成今天人之所以爲人，人腦之爲人腦，演化出來的東西跟今天的高科技環境有一個演化上的不適應（evolutionary mismatch），影響人類尋求滿足的回饋系統（the human dopaminergic system）的正常（normal）生理（physiology）。人的慾望該如何尋求滿足？又整個意義的建構如何產生？這個系統對我們整個現在的高科技文化，是一個演化上的不適應（evolutionary mismatch）。

二十一世紀人類健康的三個巨大危險，其中一個叫做憂鬱症，憂鬱症其實是一個代稱，也就是身心疾病——躁鬱症，我聽說「躁鬱之心」（An Unquiet Mind）在台灣前幾年出來的時候，第一年就十三刷。不太有人願意站出來說，我爲什麼需要去買那一本書來讀，因爲可以看出很多人身旁包括他本人、家人、子女、父母躁鬱的現象。自閉症是幼兒腦神經的白子，白子是一顆腦神經裡面眾多的纖維，很快的就過度發展，然後將腦子塞滿。如果小孩從小在肚子裡媽媽就已經日夜忙碌，生出來以後小孩又整天被外在的聲光環境圍繞。以前的人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

陽五、六點就下山了，小嬰兒就應該睡覺，平常睡個十四、五小時是正常的，現在小孩很多在晚上也不睡覺。在此，我只是要提出，去年有一篇文章在討論美國自閉症兒的爆發，是不是因爲現在很多的媽媽吃避孕藥或是什麼。其實小嬰兒在太陽下山時，就應該睡覺。現在小嬰兒即使在睡覺，大人電視也開的很大聲，或是電視中不斷出現人類尖叫、怒罵與兇殺的畫面，小孩處在這種環境內如何能夠好好成長？

因爲我長年研究國際比較的議題，接下去我要談論另一個主題，扁政府上台以後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國際經貿競爭力台灣節節往前上升，而且上升的有點離奇。譬如去年世界經濟論壇，全球國家競爭力的排行榜，台灣竟然排第五；根據洛桑經濟學院的評估報告中，台灣排第七。以前國民黨執政時代，我看差不多都二十幾名，因此在這一方面的進步，有一點離奇。我個人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就從我所擅長的國際比較談起，我從事國際比較有一個動機，如果把女性的問題—— 女權，女人應該有權利，不是只有女權就好。早期我從事婦女運動時，一方面比較受到歐美的影響，因爲理論主要從那裡來，然後從一個角度切入，對台灣文化社會處境進行強烈的批判，這類批判做久之後，慢慢我會去想，只批判現狀還不夠，你要去找到一個長遠讓社會可以走的方向，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這是我從事國際比較的一個基本動機，這樣我大概做了二十幾年，試看看應該怎麼做會比較好？譬如德國的綠黨很紅的那幾年，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消息，一位曾任綠黨黨魁的女士，被男朋友槍殺死掉，然後兇手再自殺。這件事情讓我感到震驚，想到我所從事的國際比較顯示，德國人很喜歡講究「法」，任何事情都要講的清清楚楚，但是在兩性關係上卻弄的相當具有敵意，如果要把男女兩性關係的敵意搞的很高，因爲女性瞬間的爆發性是低於男性，當男女雙方搞得暴力相向時，女性恐怕不會是贏的一方。其次，因爲這樣的世界與女性的價值距離又很遙遠，所以我不會覺得那是一個好的世界。怎麼樣的世界是一個讓所有人，尤其女性會覺得這是我所需要的世界？這是我長年從事國際比較的最大的動機與動力來源。

從事國際比較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北歐國家之間的各種比較統計資料，與其它國家所展現的內容不太一樣，例如爲什麼女性參政比率特別高？貧窮比率特別低？國家福利支出特別高？稅收特別高等。北歐人爲什麼要繳那麼高的稅負？因爲他們是極權國家嗎？這些話的事實性經過這幾年的發展都不攻自破。原因是自從歐盟成立以後，世界各國的民主程度排行榜，前幾名幾乎都是北歐國家。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政府資訊的透明度（transparence），這包括與剛才講到的環境有很大關係，因爲環境的資訊是非常容易被隱藏，任何人要跟大公司、大企業或者國家來搞生態環境保育，最大的困難就是不容易得到資訊。現在人死後有用防腐處理再入葬，或者是用高溫焚化的方式處理屍體。我在報紙上看到另一則有趣的報導，瑞典將將人死後拿來低溫處理，然後用聲波將他弄成粉末，再用玉米煮成槳製成的盒子裝著葬入土中，一年之內就可以完全回歸於大自然。人類來自塵土，回歸塵土的作法，非常環保又有尊嚴。

一個國家政策的透明度很重要，因爲政策透明化之後就沒有人能夠進行剝削，既然有發生剝削的情形，就一定會產生既得利益者，而既得利益者爲了保護其利益，必須把 knowledge 拿來讓外人看不到。北歐政府的transparence到很嚇人的地步，記得有一年我去北歐，事前沒有聯絡任何機構，出門前連名片都忘了帶。當我在北歐時，無論我到哪裡跟他們要資料，他們馬上就提供給我，一般人民都接受很好的教育。這樣的一個國家，直到今天美國人依舊認爲北歐國家爲什麼福利那麼高？是因爲稅收高，而爲什麼稅收那麼高？因爲北歐國家是極權國家。反觀，台灣人對此的解讀爲何？台灣人認爲各國都一樣，社福界一定跟政府說我們要像北歐，也有些台灣人認爲北歐人福利那麼好，會造成人民懶惰的習慣，也會把經濟拖垮，使得國庫更加匱乏。另外一點我要提醒各位，這幾年很多人身上所帶的手機，一拿出來可能都是Nokia，對於這個品牌以前大家以爲是來自日本的，其實Nokia是芬蘭的品牌。

我們再回到全球國家競爭力的議題來探討，去年在全球國家競爭力的排名中，台灣是第五名的，當時第一名是芬蘭，第二名是美國，第三名是瑞典，瑞典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離奇的國家，該國的老人照顧完全是由國家稅金支付，醫療費用也是國家支付。台灣的醫療給付是來自於健保，我認爲台灣的健保制度超級離譜，譬如住在信義鄉地利村，跟你住在台北市，兩者所要繳的保費沒有太大差別。如果逾期不繳健保費，日後如果生病則必須要繳納天文數字的滯納金。雖然國家有規定原住民幾歲以上的老人及幾歲以下的小孩是由國家代繳，但是其中的年齡還是要國民自己繳。我想問各位，如果你住在地利村該到哪裡去看醫生呢？我認爲這種制度尚有缺失，例如長庚醫院認爲在哪裡有病人，他願意設到哪裡，接受多少的病人，政府必須支付長庚健保多少錢，各位覺得我這樣講有無道理？所以長庚醫院健保費好像都可拿八分之一以上的健保大餅。我的意思是說，台灣的健保有強烈的、有能力的階層互保，並拋棄其餘人民的一個事實。

我剛剛提到在這一方面，北歐各國政策都一樣，包括醫療費用、所有老人的照顧費用均來自於人民的稅金，雙薪家庭父母外出工作時，由鎮公所僱請褓母來照顧小孩。因此，我們推給扁政府的一個政策——國小學童課後照顧，因爲很多小孩下了課需要政府提供學童托育政策，以減輕父母的負擔，但是政策推動之後寸步難行，原因是補教營利業者從中作梗的結果，造成學童托育政策行不通。因爲我自己站在第一線去推動這項政策，覺得有不少的公務員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非常可疑，以至於使整個制度運作漏洞多到無法執行。換句話說，國小學童下了課，留在學校裡面接受課後照顧，相關業者當然不讓這些學生繼續留在學校裡面接受照顧，因爲課後照顧會影響補教業者的生意。最近討論很熱烈的是政府推動幼托整合政策，這是一個重要走向，目的是把托兒所、幼稚園合爲幼兒園，然後將這類的組織推向非營利公共化，相關業者當然不會同意。

反觀，我們看瑞典在學童照顧政策部分，在國家經濟比較富裕時，父母差不多繳百分之十幾的稅金，而國家經濟狀況很不好的時候，最高也曾繳到百分之三十的稅。我們現在推動的課後照顧是利用國小

的空間，但是父母只要繳一般的成本價，這樣的費用當然跟瑞典來比就低了很多，而且比較可靠。再者，1993年日本老人佔整體人口結構差不多是14%的時候，瑞典是18%，它的人口結構偏向高齡化，因爲國家把他們照顧的很好。不過，令人佩服的是，在這種情形下，瑞典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全世界第三，並沒有因爲社會福利做的好，就失去瑞典的國際競爭力。

我們看全球競爭力的排名，瑞典排名第三，台灣排名第五，新加坡還在我們之後，似乎很多國際競爭力的比較，台灣總是在亞洲國家中排名在前面的國家。所以，國內報紙一直批評扁政府經貿政策做的很差，可是爲什麼大家都沒有去談有關於台灣在全球競爭力調查上的排名如何？對這一點，我很吃驚，因爲我是研究婦女議題的，而我又在台大外文系教書，我若去強調這方面的表現，也沒有公信力可言。我一直覺得很奇怪，整個國內媒體都說扁政府經貿弄得一塌糊塗，但是我看到的國際比較資料卻與媒體所報導的不符，而且我所參考的國際比較資料不只一個。

對這方面的消息，我看到中國時報的報導說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排名，終於擠進以北歐爲主的前十大，爲什麼叫做「終於擠進以北歐爲主的前十大？」原因是北歐那些國家，不管國民所得的排行榜，或是國家競爭力的排行榜，不是最近幾年才進入世界競爭力排行的前幾名，而是幾十年來都是如此。令人關注的是，進入全球化以後，現在的社會問題在哪裡？我想各國同樣面對人口高齡化、婚姻不穩定、家庭功能薄弱化等。以我個人爲例，沒有婚姻不穩定的狀況，可是當我們家人只要有一個人的健康出狀況，就會對我造成影響，簡直求助無門，因爲我們每天很忙碌的工作，工作時間又很長，簡直就沒辦法照顧家人，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看到全球化經濟對於家庭、社區、社會的負面影響，它是一個惡性循環的結構，導因於企業與資金跨國移動，然後就引起低薪化與失業。譬如很多台灣公司的客服中心已經設在對岸，造成很多人就失業，本來一個社會經濟發展到某一個程度以後，就會進入失業高峰期，但是這一波的失業，加上全球化的影響後，就會雪上加霜；因爲低薪失業最受到打擊的是養家活口的男性，原因在於近幾年男性失業率越來越高，男性的求職越來越困難，反而女性的就業率增高，求職比較不困難。有一個說法我完全贊成，就是低薪、零工化，使得原來的男性工作被分散、低薪化，然後這類工作轉給女性去做，男性賺那個錢沒有成就感，還不足以滿足養家活口的需要，於是男性不得不棄家離鄉。尤其這些棄家離鄉的男性跑到大陸以後，剛開始也沒有什麼大發展，所以也就不好落魄回鄉，但如果他有大發展，也會產生一種麻煩，就是他會在彼岸另外成立家庭，這是男性基本的情感慾望等等，各種身心狀況會造成他這樣作。然後，接下來開始造成社區的沒落、家庭的失依，譬如我的親戚有人失業，就跑到大陸去發展，留下太太及年幼小孩。再來是老弱婦孺失養，接踵而來的是一堆社會問題產生，譬如我的一個親戚跑到大陸去，留下太太及兩個小孩，由於太太本身沒有一技之長，加上台灣有非常龐大的色情行業，帶動著周邊的產業，所以這位太太就去餐廳，因爲她都是傍晚才去餐廳上班，等到回家時都已經半夜兩、三點，經過幾年之後，小孩就

開始發生情緒混亂、暴力等狀況。等到這個社會一沒落之後，更帶動企業及資金的跨國移動。最近有人提到性產業除罪化，那些支持「日日春」運動的人，在推動性產業。當這個社會的男人離開以後，婦人長的稍有姿色就去賣性，年紀大一點者則可以來端毛巾等等，這也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性產業？我們是不是需要建立這樣一個社會與產業？另外，電視上常報導有關失業在家的人，然後在家中對家人暴力相向，造成很多家暴、憂鬱症跳樓的事件，這些報導很煽情，可是也是冰山一角。

在我所寫的書中有分析到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因爲企業及跨國資金移動，事實上有很多有知識、經濟競爭力的人賺到錢，但是其他的人怎麼辦？以前我們可以到社區裡的小商店買雜貨，現在我們不去社區的小商店買東西了，而改到大的超級市場、百貨公司，甚至經過網路商店購物，很多資金在那裡流動，但是有一項東西卻不見了，那就是工作（jobs）。

接下來我要說明，很多人都喜歡講北歐國家是天之嬌子、得天獨厚，我跟各位報告，北歐在這一套制度上路以前，北歐各國是歐洲的貧困地區，而且國與國之間還常常打仗，譬如瑞典和挪威時常打仗。北歐各國實施這一套制度，例如瑞典社民黨執政是1932年之後，北歐各國很快的實施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制度。其實這個福利制度不只是福利服務，還有關於經濟安全（國民年金之類的制度），國民年金這類制度不是只有北歐才有，像荷蘭、澳洲、日本等都有相當好的經濟安全制度。但是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制度就是托育長期照顧這些工作，由國家來負責執行，全世界就只有北歐才有，其它地區則無。

北歐國家的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制度，像硬幣鈔票有兩個面向，一個面向是福利，另一面是積極性的勞動政策，亦即誘導提供眾多的工作，這些工作是照顧小孩以及老人，都不是機器及網路可以取代的工作，因此它在這方面的工作非常有競爭力。我們都將大自然的資源無所不用其極的換成金錢，並透過資金的流動，創造更多的資金，但是工作機會都到哪裡去了？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讓這些工作是在眾多的社區裡面，讓眾多的人都有穩定的職業，其實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這就是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制度的精神。其實，北歐的國民年金制度，所產生的作用是逼迫人民就業，大家都沒有看到這一面。

如此一來，我們可以看到具體的成果，一方面是擴大普及照顧，另一方面是提供充份就業，尤其在晚近，把普及照顧實施下去以後，創造出眾多女性的就業——包括擔任褓姆、課後照顧的媽媽、照顧失能的老人等等，使非常多女性能夠就業。由於就業的地方在社區裡面，又能讓這些婦女近距離兼顧家庭，由於這些工作可以高度的部分工時化，部分工時不等於很低薪。台灣的幼托人員爲什麼很低薪？譬如說大學幼保系畢業，離開台北市到外地私立的托兒所工作五、六年，月薪是二萬或一萬八左右。由於這些經營托兒所業者要招徠顧客，必須一大早六點半、七點時，就要去接小孩，直到傍晚六、七點時，這些人還在送小孩回家。業者要靠什麼來賺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剝削女性薪水放到自己的口袋裡。以我自己的經驗爲例，如果沒有被業者剝削，就可以拿到比較多的薪水。北歐這種制度有一個特色，就是

在地僱用，這些東西很多都是在地消費。像我自己去推動這類的政策時，我們就非常有意識地（consciously）去做在地消費這件事情，我覺得必須去思考在這個體系裡面，如何透過人民的政治意志，有意識地努力去塑造國家的制度，尤其是透過選票去說What do you want？

接著，我們該如何做自覺的思考，然後去做選擇？譬如普及照顧福利服務事實上就是照顧小孩、老人，除了很多人來就業就能得到薪水，薪水意味著什麼？在地僱用就是薪水的意思，也意味著購買力，可以進行在地消費。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在某個程度上是一個相當大的集體採購行爲，你要選擇是在地採購還是給跨國企業來採購？譬如我自己從1998年開始推動課後照顧運動，2000年我們在全台灣提供大約五千個小孩的課後照顧，關於點心費及午餐等費用，每年的花費不會低於二千萬元，如果我們這個組織，能夠從各地將收來的點心費全部都交到總部來，譬如由總部跟統一企業簽約，要多少乳品、便當，然後再由統一各地分支機構發貨，很可能總數二千萬的花費，我只要一千三百萬就能買到需要的產品，而七百萬馬上就能落袋，但是我們堅持主張不要這樣做。統一公司是一個跨國企業，有一個笑話說統一去中國大陸投資，卻變成「台灣統一中國分公司」。企業無祖國，這是跨國移動的特質，跨國移動的可怕在哪裡？本來在地方上很有地方的特色，但是在跨國移動之後，技藝能力可能就無所發揮，那間店也撐不下去，接下來一家人衣食便無著落。因此，在地採購、在地消費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譬如說我們舉辦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活動，一個學校內如果能照顧一百五十個或二百個小孩，每個月也有四萬到八萬的餐點費，如果把這些收入，向當地的小吃店採購需要的產品，每個月平均多出二、三萬，就可以協助當地小吃店經營下去。這些眾多的照顧福利服務人員的薪水，加上照顧福利服務事業而來的在地消費，就能創造社區社會經濟及生活網路的永續發展，這些小孩、人民每天才能有金錢的收入，讓他們過活；而他的生活網路，可以睡個午覺，傍晚再來準備晚餐，差不多這樣過一天，這樣就是一個生活。

關於我剛才有提到工作消失（jobs are disappeared）的問題，有一次我收看BBC的節目，看到梅傑首相接受訪問，講到工作機會時都快哭出來，他說我們的人民都很願意工作，but jobs are disappeared，工作就是這樣不見了，這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北歐國家在過去曾經面對亞洲四小龍的挑戰，當歐洲各國被亞洲四小龍打垮的時候，北歐依舊挺住屹立不搖，主要是因爲當時北歐國家失業率並沒有因此而劇烈升高，能夠有效控制非常低的失業率，雖然失業率曾經在某幾年有升高，但是最近又開始回穩。最近我曾上北歐各國的網站，發現他們公布的資料中，提到福利措施不但不需要減少，還渴望能夠增加，因爲他們經濟繁榮與稅收持續穩定。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北歐國家的小孩會受到良好的照顧，而且能夠好好長大。

前年我曾參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北邊的一個城市，去看他們的托兒所跟國小學童的課後照顧。那是一個小城，我就留在那邊跟那些小孩吃午餐，幼稚園老師就告訴我說，他們在做一個實驗計畫，研究如何把小孩教好，讓他們能夠以理性過日子。我記得有一個加拿大學者H. Miller，

有寫一本書叫做「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內容是比較北歐與世界其它地區，尤其是美國與加拿大人民的理性選擇能力。各位同學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那本書很厚不容易讀，裡面弄了很多納許（John Nash）的理論，說明人在面對集體選擇時如何去做明智的選擇？書中就是用了許多「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東西厚厚一本很不容易讀。其中的內容最令我感到吃驚的是，書中花了很多篇幅在討論什麼叫做knowledge？我的結論是說，我們從小被什麼東西或制度教育長大的？那是一種惡性競爭的原則，譬如爲什麼父母要讓小孩去讀那麼貴的幼稚園？事實上，因爲每一個國家的幼稚園訴求都一樣，叫做「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各位想想看那麼小的孩子，他要跟誰競爭呢？我舉例來說，吃晚飯應是天倫之樂，可是我們在晚餐時的對話可能是個折磨，上桌後爸爸會問小孩說，今天數學考得如何？班上最高分是幾分？隔壁的小孩又考幾分？當別人考的成績優於自己的小孩時，當父母的人會開始憂慮天快要塌下來了，對小孩未來的發展感到憂慮，害怕沒有生存的餘地。因爲整個社會不斷地接受商業廣告所傳遞「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的資訊，小孩子不但要面對競爭的壓力，父母也會因爲無法提供給小孩更好的教育空間，而感到愧疚。所以，容易形成一種恐怖統治，因爲小孩考試成績不理想使父母變得很緊張，也使小孩第二天再去學校時，因爲考試成績不如同學，影響到同儕之間的感情，甚至在對個人的自信心與自愛上造成極深的打擊。所謂憂鬱症就是這種情形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發生所導致的，因爲他開始不知道他自己是什麼了，也無所認同起，接著就開始恨他自己，甚至是自殺。爲什麼父母面對小孩子的教育要這麼短視呢？如果這個不讓小孩輸在起跑點上的背後，跟恐怖片一樣，用可怕的威脅讓你不知不覺地被它所掌控，其同樣法則就是要你把錢從口袋裡掏出來，然後小孩的感覺也很不好，同學們爲了競爭，可以利用謊言等不好的手段，達到目的。事實上，如何打敗對手，或如何把錢從別人的口袋裡掏出，放入自己的口袋裡，以及如何讓自己的成績比別人高分，這都是需要一套技術與知識。

1996年北歐國家遭受亞洲四小龍的強烈挑戰，爲了提振競爭力，他們遂採取對企業減稅的政策，但是卻對高收入者增稅。我去問一位高收入者，你們要繳那麼高的稅額，正好他說前幾天稅單才剛來，他就把他的收入繳稅資料給我看，我告訴同行的人說，我想影印他的稅務資料，同行的人回答我說，我怎麼可以有這種要求，那是別人的隱私。可是後來我在H. Miller那本書裡面讀到，對北歐人來講，錢從哪裡來，怎麼去，你納多少稅，是被界定爲public，那是所有的人做選擇，投他一票的必要知識——knowledge。

有一次我跟我女兒講到北歐的制度時，她也說曾在報紙上看到有一位Ericsson公司的高級總裁之類的人在公路上超速被警察抓到，警察就拿出手中電腦查閱他的收入，然後按照他的收入乘上一個比例，計算出超速的罰金，結果算出來的罰金換算台幣約十幾萬。他們設計這一套計算罰金制度的理由是，有錢人與沒有錢人，利用這種方式去從事惡性競爭的能力不一樣，如果要處罰超速者全部都六百元，對清道夫就很不公平，因爲他如果開車超速可能

得到一個好處，如果超速會罰六百元，他可能要考慮是否超速是值得的；但是，對大學教授或是高級總裁而言，他們口袋中很有錢，他們並不怕被罰六百元，依舊還是一樣會超速，因爲我可以因爲超速而賺更多的錢，又如果罰金的計算需要以收入爲基準點並乘以相關的比例作爲罰金，有可能算一算就有十幾萬元，這樣才會對超速產生嚇阻力，這是一個很好玩的制度。

我會這樣告訴大家，其目的是要跟你們證明，北歐國家人民的稅務資料，被界定爲public，也就是他的陽光法案適用於所有人。這種制度會造成他們整個國家資訊體系的良性運用，而政府所有的施政計畫，包括規劃過程裡面都是完全透明化。他們實施一個很精彩制度，叫做「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我對這個參與式民主很感興趣，有一次得到挪威的參考資料，我就大略算一算，把挪威的人口除以政府決策委員會的人數，發現他們高中以下的教育政策歸鎮公所管理，托育政策也是，文化休息活動也是，北歐人超級喜歡運動，他們認爲運動有階級性，所以這方面必須由政府高額補助，這也是爲何稅收這麼高的理由。挪威的冬天溫度很低，所以要成立移動圖書館，然後圖書館的管理都成立委員會來管理，而這些委員會都設在鎮級的單位內。我把挪威的這些委員會算一算，不管男女老幼及學歷高地，年紀從九十九歲到零歲，平均每五個國民就有一個人是鎮公所的決策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譬如托育委員會、長期照顧委員會、休閑文化活動委員會等等的委員，他們推動參與式民主到這種地步。每一千名有五名是縣政府相關委員會的委員，每一千名有一名是中央政府決策與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落實參與式民主的執行到這種地步。

關於教育方面，瑞典對於小孩的托育與教育，我歸納其內涵有二：一、他們認爲照顧是教育的一環，他們不只對小孩照顧的很好，對所有的人也是，社會讓他們每一個人有好的休閒娛樂活動、體能活動、衣食無缺。因爲把照顧視爲教育的一環，讓每一個人得到照顧、關愛，然後才能好好學習、有健全的身心，才能做平和理性的選擇。二、用小孩自在的方式，傳遞萬物互動共生的整體性。我有一年從北歐回台灣的時候，坐在我身邊的是丹麥的工程師，問他來台灣做什麼，他說來建焚化爐，所以當世界各國調查國富指數，其中一項指數是綠色國富，整個大環境要保護好，這個國家才有永續發展的可能性。關於萬物互動共生的整體性，落實在北歐大自然不受剝削、女人不受剝削、勞工不受剝削，他們是從小這樣教育長大的。我台大的同事也是朋友，更是做社區運動長年的伙伴—— 林萬億教授，他很愛講的一個例子：他說有一次他在托兒所待一天，看北歐國家如何教出高科技、國際化、很少負面犯罪率等等的國民，結果他看到一群小孩，在分配當天要玩什麼玩具，那一天一群小孩被分配到騎腳踏車，不是一人一輛腳踏車，而是一整群小孩配上一輛腳踏車。騎了一陣子之後，不巧腳踏車的鏈子脫掉出來，也沒有老師去幫忙他們去處理，結果那天一群小孩就蹲下來討論，每人去試一下看是否可以把車子弄好，搞了半天終於把車子修好了。因此，林萬億教授看到這種情境很感歎，認爲對小孩的訓練，事實上應該是這樣的，只要提供他一個情境去發揮。

前年我去斯德哥爾摩一個比較老舊的社區，那邊的托兒所也比較破舊，我差不多下午四點多才到，當時小孩子的父母陸續下班去接送小孩，小孩子在那邊玩一些簡單的、樸素的東西，而不是高科技製作的精巧玩具，都是非常簡單但卻十分接近事物本質的教育方式。兩年前暑假我也去他們一個小鎮的托兒所參觀，托兒所老師招待我們也在那邊吃午餐，他們目前正在做兩性教育的實驗，他們從實驗中得到經驗，發現男生與女生不能一起用餐，因爲在他們文化裡面，女生很喜歡服務男生，男生不需開口，女生就會知道他要拿什麼東西給男生，以致於影響男生後來就不會講話，甚至長大後動不動就有家庭暴力的事情發生。

因此爲了發展男生的語言能力，就叫我們去男生餐桌上跟他們一起吃飯時，有一位差不多兩歲多的小男生，一直哭要找爸媽。老師就讓他哭，等到哭的差不多安靜下來就帶他到牆邊，牆邊上寫著幾點到幾點是什麼活動，然後就跟那位小男生講，目前是午餐時間，我們現在吃午餐，吃午餐後有一個午睡和聽音樂，接下來是遊戲、吃點心，最後父母親就來了。結果那個小孩就知道了，現在吃完午餐會要做什麼，接下來最想念的父母親就會來找我了，這就是訓練小孩的理性能力。等老師告訴他這些事情之後，那位小孩就安靜下來回到座位上吃飯，吃飯時小孩們就開始談論兩天前辦的一個生日party，有人提到對生日party有一個禮物非常感興趣，那是一支小喇叭（trumpet），他聽到別人討論小喇叭就一直哭，原來他爸爸的名字跟小喇叭同音。老師就跟我們講，小男生要哭你要讓他哭，我們要讓他們養成用語言，譬如用哭來表達其情緒，不要累積，一累積之後很容易爆發。

老師還特別提到說，他們在冬天不管溫度是不是零度以下都要帶小孩到外面去運動。以前他們不刻意推動兩性訓練時，大多數女生就會圍著老師跟老師說話，而男生就在跑到樹林裡去探險；但是現在改變了，老師要男生跟在他旁邊，反而鼓勵女生們去森林裡冒險，讓男生學會聊天說話，觀察外面的東西描述，讓他透過語言來抒情。簡而言之，瑞典很注重這些教育內容。同時也讓父母能早點來帶小孩回家，因爲瑞典實施有薪的育嬰假是十五個月，其中有二個月是九成薪，其餘十三個月是七成薪；這二個月的薪水，其中一個月給母親，一個月給父親，因爲他們發現讓男人在家裡育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瑞典是一個沒有家庭主婦的國家，讓男人能夠在家育兒太重要，不然男人就很容易棄家離鄉，要讓他們從接觸之中就會愛小孩。

不久前我從報紙上看到，北歐某國的總理去拜訪另一國的總理，兩國總理恰好都是男生，來訪的總理所帶的禮物是自己小孩穿過的衣服，送去給另一國總理新生的小孩當禮物。從這一方面展現出環保的意識，另一方面展現傳統觀念，他們使整個國家氣氛非常溫馨。最近我也讀到很有趣的一篇文章，主要是針對有關腦神經研究的新資訊，科學家研究發現小孩生的越多媽媽越聰明，文章裡面提出媽媽生小孩的過程，這種生理的轉變會使腦細胞增加、每一個細胞記憶體會增加。受到刺激及有意義的學習，每一個細胞的記憶體會增加的研究發現，簡直就像得諾貝爾獎一樣，因爲腦神經在成年人生產以後還會增加，

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科學家說女人生養小孩會有這個獲得，這是生理的正常反應，我想生理物質的獲得一定存在，因爲小孩是從無到有，整個身體要發展，因此有讓他生出來的化學物質，媽媽一定也會受惠。我相信一定不只這樣，因爲會讓人腦神經知識擴大，事實上不是主控的事物，而是讓人疼痛的經驗。我多年前開始研究女性問題時，想打破自己的成見，有一年夏天在主計室的地下室裡，把台灣所有的統計資料一頁一頁都翻過一遍，我發現中研院有人長年在做人民意向調查，其中有一項是對容忍度的調查。我一直以爲女性容忍度比較差，其實不然，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女性對於不同意見、不同態度的人的接納度，都比男性還要高。爲什麼女性的容忍度比較高，是因爲小孩長大有一個重要的機制，就是他要建立其主體，必須要反抗媽媽，所以媽媽常常很痛苦，反正爸爸把照顧小孩的責任都丟給媽媽，又如果爸爸像媽媽一樣照顧，一定要承受同樣的痛苦，因爲小孩就是爲反對而反對，其目的只是爲了建立其獨立的個體。因此，照顧小孩絕對是一個痛苦的經驗，你要讓小孩獨立，他卻要宣示並不屬於你的一部分，他就要爲反對而反對來跟你作對。如果你是不夠好的媽媽，你也知道自己不夠好，你會認爲他反對有道理，他也會覺得反對有道理，這還好。最糟糕的情況是父母根本不瞭解實際的狀況，那個小孩成長會過得很痛苦，小孩必須反對你才會長大，可是父母卻又讓他覺得反對無理，最後小孩也就無理取鬧，導致小孩與父母雙邊的關係非常痛苦，這是一個去威權以後家庭意想不到之災難。好像媽媽們對於這種情境的承受度都比較好，原因都是媽媽在第一線帶小孩，而現在的小孩越來越離譜，媽媽、祖母常常被小孩打死，因爲在第一線承受來自於小孩的語言肢體暴力，媽媽不得不去接納，其實這種接納，是能夠塑造使你的腦中記憶體新生的重要機制。

我說了這麼多的東西，其目的是要告訴大家，什麼叫做萬物互動共生？所謂萬物互動共生，絕對不是完全沒有衝突、大家的利益與共，而是像有一次一位知名作家李喬跟我談話，他說以前我們動不動就說「幹××」會覺得很爽快，這不是在罵女人，只是遇到不愉快的時候，就說「幹××」來發洩；他說現在已經不能講這種話了，每一次話到口中卻不能講出來，這樣很容易得內傷。我跟他說，事實上我們必須在傷人與內傷之間做一個選擇，只要不內傷到憂鬱症的程度，這種內傷就是能夠建立你的知識，讓你真正能夠走出限制並活出自己，接納一個全新的世界，你也才有新生可言。現在還有一個比較新的研究，我有一個錄影帶紀錄片叫做懷孕的男人（Pregnant Men），這部片子在談論懷孕不是女人才有的現象，男人也有。因爲女人懷孕一個小孩在成長，因此而來的費洛蒙是在空氣中，各位如果瞭解我們傳統文化不讓男人育嬰，甚至不讓男人進產房，不讓男人接近懷孕的女人。有些爸爸會說，他太太懷孕的時候，對作愛非常感興趣，但事實上反而沒有辦法作愛，常常是他太太追著他跑。這影片中討論到，因爲害喜症狀而去求醫的男性，這是美國醫生說的，大約四分之一，很多男性並不知道自己在害喜，但是他就是覺得不舒服。我剛才講到我們的傳統文化，不讓男人進產房、不讓男人育兒、不讓男人去接近懷

孕的女人，這件事也會使男人對於這個新生命而來的整個生理變化，沒有去親自感受到，我相信這個跟男性壽命比較短一定有關，也跟女性壽命比較長有關。各位知道五十肩主要是女性的現象，也一定與這個機制有關，那種疼痛跟長年的犧牲奉獻，也是肢體的勞動，如此累積起來以後的結果。五十肩這種症狀，對有些人來說這種病會不藥而癒，而有些人就沒有辦法，演變成長期的疾病，我確信不久醫學將會瞭解，費洛蒙與女性整個身體在這樣的機制裡的新生，有太大的關係，這也造成女性犧牲奉獻、願意去接納別人，累積內在的所謂內傷。如果內傷是你很不情願接受的，它真的是內傷，但是如果對你是有意義的，譬如子女身陷火窟，不管是父親或母親，都會毫不考慮跳進去救小孩，原因是對他而言，他會去救誰很難說，因爲小孩是他的一部分，別的生命會是你的自我，因此你的自我就會有比較寬闊的延展空間。這種東西是不是在女人內部累積到某一種程度以後，大約是四、五十歲時，會於內在裡面轉化，造成女人能夠活的非常久，我個人很相信這種東西。

（本講座內容發表於2004年2月11日，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由陳雪琴、蘇芳誼紀錄整理）◎